书林漫步

“中”的智慧与学问

关于《中融天下》

关习

《中融天下》是当今国内首部比较系统阐述中理念、中体系的书。作者力求在本书中从三个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：一是以“中”字为主线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贯穿起来，在史册上有所突破；二是把传统伦理哲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接起来，在中国哲学上有所创新；三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，进一步拓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，从而使读者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、理论自信，努力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撑。

一些学者和读者认为，这部书从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，抓住了优秀文化的主脉主干或内核，为人们提供了一把正确认识宇宙万物运动规律的钥匙，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正确处理自身与家庭、与社会关系的方法，甚至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一点参考意见。可以说，这部书所论述的中文化、中哲理、中体系，是人们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实实在在学问，也是让人一看就懂的生活指南。

牛玉乾先生是郑州日报原副总编辑、高级记者。他从13年前就对“中”字文化进行专题研究。他通过十多年实地考察、请教名流、走访民间和阅读经典等多种渠道，静心领悟“中”之奥秘。到2012年，基本上理出了“天地之中”的来龙去脉，并认定“中”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。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，将“中”作为一条哲理主线，把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贯穿起来，特别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文化成果对接起来，为当前的社会需要提供正能量呢？近几年来，牛先生将搜集来的大量“中”文化资料进行梳理，并大胆进行理论思考，始成今日之作。

作者在研究中发现，“中”是贯穿中国文化的主干主脉，是中国一切文化的内核。“中”，即正，即德，即诚，即和，即阴阳五行，即礼乐规矩。中国的哲理文化，其实就一个字：中。“中”乃人之常理，物之常态，易懂易行，然又博大精深，浩瀚无涯。

“中论”，就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本体论。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本体。所以，“中论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。

作者认为，“中论”只有到了20世纪中叶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，诞生出中国共产党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后，才使五千年来不断发生质量互变的“中”字文化，出现新的质的飞跃，上升为完全成熟的新阶段。其主要标志是，真正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，提出并忠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从而把人民追求的“天下为公”“世界大同”即共产主义的梦想变成了科学行动。

散文

学到老 盖叫天

张健莹

燕南寄庐，是京剧前辈盖派创始人盖叫天在杭州的故居，盖老祖籍河北，这里是他南来居住最久的地方。很难说准故居的方位，距曲院荷花不远，却没有人群的熙攘；离苏堤也近，却少了市井的喧嚣。沿指示牌走，见一处门楣上四个赫然大字：燕南寄庐。

燕南寄庐不算很大，北方四合院的格局。房间也不算多，正厅、偏房、前院、后院。每个房间都有楹联、匾额。进门来，最打眼的是盖老练功的大雕像，目光炯炯，神态自若，像是他从来就这样恭候大家。后院还有另一雕像，只一把椅子、一顶武松的帽子、一件戏服、一双靴子，像是盖老刚刚演出，刚刚离去。

西湖边杨公堤的山坡上，是盖老生前自建的寿坟，墓前有一亭子，上有三字匾额：学到老。

故居也见到这三字匾额，足见盖老与这三个字缘分很深。 14岁时，他已经登台演出了，那天晚上要演《花蝴蝶》，要从三张桌子上翻下来，他刚刚病愈，两腿乏力，担心晚上戏演砸了，赶路时在一茅亭里歇脚，心里阵阵愁闷，猛抬头看见亭里挂一横匾，上写三个大字：学到老，茅塞顿开，暗下决心，只要今天台上摔不死，以后一定天天练功，一天不断，一直到老。盖老记住了这句话，日后请黄宾虹老先生写下这三个字，当作座右铭。

盖老果然从小学到老了。

凝视墓地亭子两旁的楹联：英明盖世三岔口，杰作惊天十字坡。一代孟优文允武，千秋绝艺柏如松。燕北真好汉，江南活武松。楹联上的赞颂绝不是应景的溢美之词，可看作盖老学到老的印证。怎么能把三岔口、十字坡这些京剧传统折子戏演绎得惊天盖世？怎么能创建武戏文唱的盖派风格？怎么能演活武松？又是怎样的雁北好汉？

我曾经和盖老的嫡孙张善林在河南省京剧团同事，听他说，已是爷爷的盖老练功从不间断，就是打扫庭除，也要有个架势，常常领着子孙们边扫地边练功。听他说爷爷最常教他们的是戳着站着，戳好了站定了才能说到表演。爷爷常教他们要注意身边发生的事，说没准哪天就能用在舞台上。

盖老是这样成就了自己？是，还远远不止。

盖老是活到老学到老演到老的。他付出的是整个生命，是痴爱是坚定是至死不悔。16岁时，他演出时折断左臂，46岁时，他演出时又折断右腿，腿骨穿靴而出，他左脚金鸡独立坚持演完；16岁时，他为了演出，遮遮掩掩，直到左臂自愈，46岁时，他不得不到医院治疗，被告知要截肢，截断的是他的腿，截止的是他的舞台生涯是他的命啊。他说什么也不能同意，后来右腿被庸医接反了，还是不能演戏，他问医生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？医生说只有把腿弄断再接上，他二话没说生生把腿磕断，再次接上，两年恢复，他回到舞台还演那段《狮子楼》。这番苦痛这番折腾几人能忍受？

可是他还是没有逃出“文革”的劫难，1968年夏，造反派游斗他，让他跪下，他执意不跪，两个壮汉用一杠子，硬把他的两条腿压断，把他赶到潮湿的小房，由于得不到医疗，83岁时瘫痪在床，这时候他还想演戏，还想重返舞台，编了一出能坐着演出的戏《孙庞斗智》。这是种至死不渝的爱，几人能坚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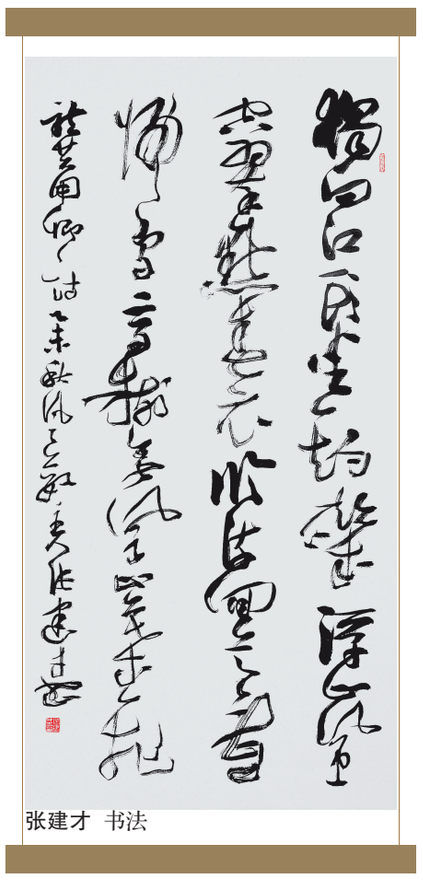
走过亭子就是盖老的墓地了，没有墓志铭，墓碑上只有遵盖老嘱咐的六个字：艺人盖叫天墓。极其简洁的称谓，极其本质的称谓，从艺之人盖叫天，没有级别，没有名号，有的是风骨气度。果然雁北真好汉！

有游客前来拜谒，墓前留有两束鲜花。

想起刚刚在故居听到隔壁新梨园传来的声声唱腔，是对盖老的慰藉？是伴盖老的寂寞？

盖老故居那组雕塑一侧是两棵压弯了腰的树，树干几乎与地平行，干上枝繁叶茂，是为那衣帽遮阳挡雨，还是随时迎候盖老回来。

岁末，张善林请我到逸夫舞台看演出，纪念上海京剧院六十华诞。七个盖派武生表演了整本的《武松》，个个功夫了得，赢来阵阵掌声。最后76岁的张善林披挂上阵，全场欢呼叫好，演出达到高潮。此时我想盖老在天上一定看到了。



张建才 书法

大漠孤城 夜深沉 摄影

掌故

《团结就是力量》曲谱来自法国

阎泽川

解放战争时期，在“国统区”流行着一支歌曲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。无数进步青年学生、爱国民主人士和革命群众经常齐唱这首歌曲，顶着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水龙头和棍棒，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游行示威，在那个时代起到了无可估量的鼓舞作用。但是，人们并不知道，这首歌的原曲却是一支法国歌曲——《共和国的战歌》的副歌部分。此歌曾被刊载于《一百零一首最好的歌曲》一书中。后经我国词作家牧虹依谱填词，创作成为《团结就是力量》这支歌。

广角镜

猴子趣话

陈永坤

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，猴子可分12个科，200多种，分布于世界各地。猴子是一个种类繁多的大家族，其中我国所产的叶猴、笔猴、金丝猴、人面猴、七彩猴是世界上五种珍贵的猴种。

猴子是比较接近于人类的灵长类动物，猴群中有严格的等级制度，在猴王的率领下过着有趣的族群生活。每个猴群有一个猴王，猴王是猴群里最强壮的公猴，发育最好，力气最大，位居最高的等级。雌猴等级要经过“评议”，而母猴对它的子女完全有支配权，专家们认为这种等级便于维护秩序，使猴群内免于格斗惨杀。

猴子一对对之间，是通过互相梳理毛发而结为“夫妻”的。在姻亲关系上，有趣的是，猴都想和它的上级“白头到老”。因此，在与同伴争夺梳理毛发方面，竞争非常激烈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“第三者”的插足是不可避免的。如果“第三者”通过竞争战胜原配“夫妻”的任何一方，战败者就得让出位置。假如“第三者”的等级比原“夫妻”任何一方都高，而且愿意同原“夫妻”的一方“白头到老”，这时，原“夫妻”等级较高的一方会让另一方走开。

猴子是一种具有特殊属性的动物。如黑长尾猴，它们之间任何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，取决于它们是不是亲属，是否属于同一区域的类群。它们还有一套完善的声音交流体系，它们的每一种叫声都能引起听者不同的特殊反应。

猴子是一种有意识的动物，而且它们的声音都表示某种特定的意思。如长尾猴，它们偶尔遇到附近类群成员，会发出“唔、唔”的叫声。如果突然遭遇敌对的类群成员的袭击，则会发出“特、特”的声音。

猴子的生活十分规律，一般情况下，上午去寻找食物，中午休息或捉虱子，晚饭后玩耍，入夜后便爬到树上睡觉，夜间的值班放哨也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知味

腊肉炖黄鳝

蒋珠莉

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，豫南地区雨水多，河流多，黄鳝比鱼好吃。

记忆中的黄鳝确实比鱼好吃。我印象中的春节只有两种味道，那就是腊肉炖黄鳝和烤糍粑的味道，你若让我用两个词语来概括，即醇厚与清香。

夏、秋季节，往往雨过天晴之后，村里擅长捕鱼捉虾的孩子们，就会聚到一起，看谁捕到的黄鳝多，晚饭就在谁家吃。黄鳝喜静，乐于寻穴而居，常常生活在水边泥洞或石缝里，腊月、正月一般藏在洞里不出来。

腊肉炖黄鳝讲究火候，把晒好的五花肉切成薄厚同等的块状，配上姜、葱、蒜放入高压锅内压熟；将黄鳝切成段，莴笋洗净切片，正宗的做法是炖前将黄鳝和莴笋加入锅内翻炒，之后加入适量清水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。时间长短在乎厨师个人经验，俗称火候。火候没到，汤寡肉腥；火候到了，浓香扑鼻，令人垂涎。

腊肉饱满，黄鳝静卧在汤中，汤色清亮，油星闪动，闻之食欲大开。白色的瓷盆盛来，腊肉肥而不腻，黄鳝肉质爽口，柔韧劲道，鲜香可口，喝一口汤，咸淡适宜，拌米饭或配面条，几勺汤几块肉，很是下饭。其他地方我不知道，在河南信阳吃腊肉炖黄鳝，口味刁钻的人会多吃两碗饭倒是真的。

我们那里，腊肉炖黄鳝做得最好吃的是蒋师傅。猪肉中，腊肉最难做，而蒋师傅做的腊肉口感却很独特。蒋师傅的人生经历了不少磨难，人到中年时才真正悟到做菜的门道。我想，这或许就是火候到了的缘故吧。蒋师傅不是本地人，却对养育他的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。

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，那时正是1959年，他父亲早亡，母亲带着他兄弟姐妹四个逃荒至此，后来母亲迫于生计改了嫁，孩子们自愿都随继父姓蒋。继父待他兄弟姐妹不薄，母亲带来的孩子个个在继父的帮衬下成家立业。蒋师傅感谢继父给他的一切，继父年老之后，他独自默默承担起一个老人衣食起居所需要的一切。

蒋师傅做菜很有一手。一户办喜事的人家告诉我，蒋师傅最会做腊肉炖黄鳝了。他不仅菜做得好，更是一位孝敬本分、大气善良之人。

蒋师傅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的时候，物资匮乏，一位下乡的男知青得了怪病，赤脚医生都治不好，他病得面黄肌瘦，倒在田沟里，气喘吁吁，队长嫌他挣不了工分，想法子把他弄走，说占一个人的位置还糟蹋饭。这时，蒋师傅却悄悄给知青捎来一坨猪油。他将猪油用棉布包好，放在知青的枕头边上。多珍贵的猪油啊，拯救了一条命呢。从此，知青的病竟然好了，脸色也红润了很多。

后来，知青回城后给蒋师傅写信，说愿意帮他谋一份体面的工作，而蒋师傅却委婉地谢绝了，仍然本本分分地做他的厨师。

故园

费城

我将怀念
故园老墙下那丛雏菊
那么自在地开
齐茬茬的枝和叶压低了秋
一朵魂不守舍的花抬起头
望见了青灰色的天
以及旧年树影下时间的灰

仿佛
内心藏有无法言说的悲伤
流云舒卷
道路裸露出远方
而我所能领悟的
是一丛雏菊的悲伤
苦涩中略含咸腥的甜

连 载

“还有吗？”许平秋沉声问。

“报告，没有了。”鼠标挺着胸脯道。

“胡说，衣服裤子不算呀？”许平秋笑着问，众人一笑，他脸一敛又喊着，“严德标，重新汇报。”

“是！报告，学员严德标，身上有一部手机、一件衬衫、一条裤子、一双鞋、一双袜子、一条皮带。”鼠标报告着，看许平秋不满意，踌躇地又小声问着，“内裤还要不要汇报？”

众人又是哄声一笑，许平秋被这个惫懒的小家伙逗乐了，他一扬头：“归队。”

他换着严肃口吻道：“大家听清楚了，严德标报出的东西都是你们身上有的，一模一样，衣服、裤子、鞋、皮带、卡片机，这就是我给你们所有的装备。你们的任务就是，用这些装备，在这城市里生存四十天，这就是这次的训练科目！”

学员们一字一顿听着，一下子集体遭雷劈了；敢情是把东西没收，一毛钱也不给你，让你到城里当盲流去！这可比野外生存要难多了。一下子嗡声四起，主要讨论的问题是，经费不能紧张到这种程度吧？

许平秋吼了声：“安静！”

压住了声音，他继续说道：“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任务，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刑警，如果连一个陌生的环境也适应不了，怎么对付违法犯罪？都不满意的话现在选择退出还来得及。我强调一点啊，在训练开始后，任何人可以选择随时退出，到这儿领上你的随身物品，我包路费，不过以后就别觍着脸还说想当警察了。”

年轻人容易生气，也更容易不服气，这么一刺激，反倒安静了，个个挺着胸，站得笔直，一副准备豁出去的样子。就是嘛，小看谁呢？

许平秋边踱步边说着：“任务很简单，就是生存下去，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，规则是没有外援，谁如果设法联系亲戚朋友同学，出局！谁如果泄露此次训练的任何信息，出局！谁如果向地方公安、民政机关寻求援助，出局！最后一条，如果谁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出局！”

我靠，够狠！这几乎是逼着人铤而走险。余罪心里暗道。他一时摸不清这位老警的意图。

“不用担心，这是个自愿参加的试验。”许平秋似乎看到了学员们的为难，他又说道，“你们分发的卡片机是德国的产品，太阳能充电，只要有信号，后援就知道你们在哪儿。除了手机可以定位，皮带扣上也有定位装置，如果谁觉得熬不下去了，拨个电话就会有人去救援你们，号码手机里有，至于结果你们也知道：出局。要提醒的是，这是经过改装的卡片机，只能打那一个求援电话，其他号码打不通。”

站得笔直的学员们，左右侧头面面相觑着。但凡训练，永远都是按部就班，跟着教官来，这一回全部要自己发挥了，可把学员们给搞蒙了，而且这任务听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，真是身无分文给扔在这座城市，那不得把哥几个整成饿殍不成？

这回学员们的精神几乎到压垮的临界了，忍不住又窃窃私语着：“能行吗？怎么办？熬得过去吗？”

等了片刻，许平秋又叫着安静，淡淡地说着：“还要告诉大家

一个消息，今年省厅刑事类招聘全部由省厅刑侦处负责，我很负责任地讲，我的手里有三十多张聘任书，除了高等学院对口进籍，以及不得不留出的名额，还有不到十张聘任书，我希望你们中间最少淘汰一半，那样的话，我就好操作多了。”

好大的一个桃子，学员们傻眼了，留在省城梦寐以求的理想比任何时候都离自己更近，而且凭着许平秋的身份，学员们知道假不了。于是乎窃窃私语消失了，大家都热切地看着许平秋，似乎都想迫不及待地表明：我行。

“时间到，请上车。这辆车会把你们放在城市里任何一个随机的角落，如果你们落单，那就想办法自己生存，如果你们有幸撞见，我希望你们互相协助，四十天后，我会在这里等你们。当然，淘汰的就不等了，有人送你们回家。”许平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喊着队伍两列并一列，个个心情复杂地上了车。

行进了十数公里后，车停了下来，许平秋回头看了看一帮学员，出声问着：“谁带头？”

没人吭声，似乎没人敢挑这个头，组织给出的诱惑大，可任务的难度也大。

许平秋笑了笑不中意地道：“这样子怎么行？让你们自谋生路都不敢，又不是送死，随时可以回来。这个样子，还敢指望派你们冲锋陷阵去？我挑个人怎么样？”

他看着，在寻找一个容易被撩拨的人：“熊剑飞，这难道比你在自由搏击随时可能面对的伤残还危险吗？敢不敢！”

“哼，有什么不敢。”熊剑飞被激怒了，起身二话不说走到了门口，车门咣地一声打开，他回头嚷着，“兄弟们，我先下车了，都怕个屁，谁半路回来谁他妈是小娘养的。”

司机哈哈一笑，后面的学员也跟着乐了。

就这么开始了。

余罪从这个熙攘的闹市收回视线，回头时，看到了许平秋走到他的座位旁，坐到了他的身边。

“没用，你的记忆力再好，即便能记住每一个停车点，也不可能再找到你的同伴。”许平秋坐下笑着道。余罪刚要问你怎么知道，不过马上闭嘴了，自己的小动作怕是逃不过这位老刑警的眼睛。他只是腼腆地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

这个表情很有迷惑性，很容易让人疏忽，许平秋盯着这个表情，饶有兴味，他看余罪不准备吭声，故意对司机道：“开远一点，走十公里以上再停车。”

像是故意折腾余罪一般，余罪又笑了笑，狡黠的眼珠转了转，许平秋问道：“这对你有难度吗？”

“有。”余罪道，又补充道，“不过不算很大。没出过校门的不知道怎么活，可混过的就没那么难了，很多事可以做，别说四十天，四十个月都混得下来。”

没错，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，许平秋相信对于这位学员，书本之外的知识要超乎常人，他笑着又问：“那你为什么等到最后？”

“坐在最后，看得清点。”余罪道。

“应该是还没想清吧？”许平秋问。

“想什么？”余罪笑着侧头，他看着灿然一笑的许平秋，那舒展的皱纹像勾勒出来的简笔线条，很爽朗，很容易让人信任他。

“你在想，如果直接出局的话，脸上挂不住，你也无法说服自己，因为那样太没面子了，而且也会失去这一次机会。可如果参与的话，你又担心被选拔走，去从事一个危险的、你可能不愿意接受的任务。所以，你在纠结，对吗？”许平秋笑着问，和其他人聊过那么多，理解余罪这种心态并不难。而且此次参与的大多数人，估计都有这种心态。

地址：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：450046 电话：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新闻协调处 67651111 编办 56568203 编辑中心 56568179 时政部 56568159 经济部 56568212 市县部 56568156 文娱副刊部 56568223 广告部 67655632 发行部 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 87532636 零售 1.00元